



现代西方大众文化丛书

王皖强 蔡骥 主编

莫金莲 李广民 著

现代德国 大众文化

中国经济出版社

现代西方大众文化丛书

现代德国大众文化

王皖强 蔡 骐 主编

莫金莲 李广民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德国大众文化/莫金莲,李广民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1

(现代西方大众文化丛书/王皖强,蔡骥主编)

ISBN 7-5017-2059-2

I. 现… I. ①莫… ②李…

Ⅲ. 群众文化-概况-德国 N. G24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8866 号

责任编辑:卫南平

(电话:68305274)

封面设计:白长江

现代德国大众文化

*

莫金莲 李广民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邮政编码: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华勘曙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8印张 175千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册

ISBN 7-5017-2059-2/Z·311

定价:19.00元

总 序

文化的世界是斑斓多彩的，对文化的描述同样如此。这不仅因为各国家、各民族具有不同的特性，因而其文化也各具特色；也因为对同一种文化如果选择观察的视角不同，也会看到不同的内容，得出不同的结论，即通常所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

传统的看法，把文化分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两类，前者为一小部分社会精英主要是知识分子所把持，后者则是借助于大众媒介的传播，为广大大众所共享。严格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的产物，是工业化现代社会的一种表现，它与传统的民间文化或通俗文化尚有差别，但它们都主要流行于社会的中下层，消费对象是作为社会主体的民众，这又使它们有类似之处。再者，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民间文化和通俗文化往往也通过大众媒介来进行传播，这进一步导致它们的融合，以致一些西方学者干脆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同义。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由于话语权总是把握在少数知识精英的手中，这种精英文化的传统使得人们总是对“阳春白雪”趋之若鹜，而对“下里巴人”嗤之以鼻，也使得人们心目中的文化似乎就是那些经典，那些高深

莫测、玄而又玄的东西，而为广大民众所喜爱、所消费的这部分倒好像不是文化了，接受这些东西恰恰也成了没有文化的标志。

然而，现代大众社会的形成，使得传统的精英文化开始产生危机，而大众文化则借助于大众媒介的发展占据了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于是有许多人惊呼文化的堕落。事实上，这种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趋势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可怕，它只不过是现代大众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之一。传统知识精英惋惜的也决不仅仅是文化的堕落，恐怕更是他们自身在文化领域垄断地位的动摇。不过，既然历史的进程带给人们的就是这样一种后果，那么失意的同时更需要的只怕还是去面对、去分析。

事实上，也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最好地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和批判，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立场都使他们是这种批判最好的承担者。但是，批判不等于取消，其目的还是为了整个社会文化能够得到更健全的发展。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彻底对立的观点并不可取，探讨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建设大众文化恐怕才是当务之急。

在中国，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还是最近的事，因而对它的研究也刚刚展开，自然有诸多不足之处，而在西方，情况则明显不同。西方各国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早已纷纷步入大众社会阶段。在大众社会中，由于原先的家庭、村落等有机联系的减弱，人们之间越来越缺少共同

的道德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大众文化应运而生。当然，大众文化的产生也同样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大众媒介的普及。

随着大众文化的历史发展，西方学者也开始了对大众文化的深入探讨，这种探讨由于关注的层面与所取的视角不同，又产生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它们之间的争论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识，而且还直接影响了各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对大众文化发展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

在对大众文化发展历史及其性质的研究中，最早也最负盛名的学派是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所确立的批判传统影响深远，至今依然被诸多学者所引证。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就已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文化工业，它以商业原则取代艺术原则，以市场要求取代精神要求，因而其文化产品是雷同的、平庸的，在这种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下，民众丧失了自身的判断力，成为一种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因此，该派学者对大众文化可以说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

法兰克福学派所确立的批判传统直到本世纪中叶才受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强烈挑战。以霍格特和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认为，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对立的两分法失之简单，而且也不是对当下文化所作的一种明智反应。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代表着生生不息

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它具有沟通、交流及促进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积极功能。因而，他们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站在居高临下的精英立场来排斥大众文化，而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主张接受、研究与提高大众文化。

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传入美国后，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共鸣，其结果是导致了通俗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其代表人物甘斯提出品味文化的理论，对批判学派的观点进行批判。此后，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越来越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色彩，传播学者重点研究它与传媒的关系，社会学者则强调它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文化学者关注的是它与精英文化及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真正的多维视野，从而把该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学者就再也不能采取那种冷漠与轻视的态度，那将使自身远离生活，远离民众。不过，就算我们能摆脱传统的束缚，也不能指望在该领域立即就取得什么惊人的研究成果，因为我们尚缺少这方面的积累，这不仅包括理论框架，甚至包括具体的材料，诸如各种统计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一条比较好的途径就是借鉴其他国家在大众文化领域所走过的历程及对这种历程的反思，这将使我们少走弯路；同时，这也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本丛书正是在这种思路指导下的产物。

我们选择了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六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具体而详尽地描述了各

国别具特色的大众文化，组成了这套“现代西方大众文化丛书”。我们不仅希望这种描述能够增进对这些国家的了解，更希望通过各国情况的比较，来找到其中的一些共性，以为中国时下的大众文化发展提供一个参照系。当然，一个良好的愿望是否能够实现，这还有待于时间的验证，但当现实生活中大众文化已扑面而来时，我们觉得也许先做起来更好。

主 编 者

前 言

德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但其曲曲折折的发展历程又向人们展示了许多不解之谜。就在这样一个崇尚哲学和音乐，文化素养深厚的国家，却曾经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的暴行——集中营与大屠杀。这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也使人不由怀疑起人类的文化是否真的能够净化心灵，接近高尚。

有人说，犯罪的是人而不是文化。但我们不能忘记，人同样是文化的产物。我们也经常探讨所谓的民族性格，或曰国民性，而这就更与文化密切相关了。也许在某个个体身上并不能找到其文化的根本特征，但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无疑是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表现。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对德国人最深的印象是他们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正是这种坚毅果敢、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民族性格，使德国在战后的废墟上很快又重新发展起来，并成为世界主要力量之一。然而，德国人素来崇拜权威、服从纪律的特点有时又会给这个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在二战中已完全显露无遗。诚然，成长于一种文化中的个体，也许没有能力对这种文化事先来进行什么选择，因为你一旦来到世上，面对的就是这份遗产；然而，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每个人却有能力并且也有必要对自身的文化进行反思，以便真正做到批判地继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人在文化中的能动性，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化的建设性作用。

对于德国，这种文化上的反思似乎较别国更加不易，因为二战以后，这个国家就被分割为两个部分，它们拥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及思想价值观念，并且这种分裂的局面维持的时间并不算短，至少也影响了整整一两代人，又怎能指望这种创伤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愈合呢？

今天，分裂的德国已经统一，但其文化上的融合显然要比这种版图上的合并难得多，观念的冲撞、价值的分歧也导致了許多社会的动荡，虽然统一大业的完成得到所有德国人的支持，但真正达到一种文化上的水乳交融显然道路还很漫长。如果说统一前的德国还主要是一个经济上的大国，那么，今天它的目标肯定不限于此。它非常希望恢复其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比如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与此同时，它自然也想把德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对于德国文化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已无需多述，但究竟选择什么角度切入，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笔者以为，传统的文化研究其意义不容忽视，但开辟新视角也是推进文化研究的必然之举，在这方面，大众文化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我们以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其文化中

最有生命力也最有现实意义的部分往往体现在其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些东西也许看起来司空见惯，但却是真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沉淀下来的，并且将一直影响着其后的一代又一代人。遗憾的是，我们的研究者往往对之熟视无睹，或因其普通而漠视了其内在价值。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大众文化的研究，就是这样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领域，事实上，它是对传统文化研究的一种重要并且有益的补充。当然，由于国内对德国大众文化的探讨尚刚刚起步，因而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更多的是描述，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作者的看法已隐含于其描述之中。

对德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大众文化的领域都是非常宽广的，因而在这样一本小书中，我们的写作终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嫌，但如果能给后来者以某种借鉴，那也算是另外一种收获吧。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线，许多早先的精英文化经过世世代代的流传，如今早已家喻户晓，变成了一种大众文化，因而，我们在相关章节的处理上也采取了一些灵活机动的手法。总之，我们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本书对德国文化有一种更全面的理解与把握，至于这个目标是否能够达到，我们等待广大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正。

本书基本上是两位作者合作的成果，后由于时间所限，其中有三个小节由戴佳同志执笔，对于她的无私协助，作者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我们也要向在写作此书时

帮助过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师长们一并表示感谢。

作 者

1999 年 11 月

目 录

前 言

1. 报刊：没有掌声的事业 (1)
2. 电影：金熊的诱惑 (16)
3. 广播：双轨的世界 (29)
4. 电视：繁荣之中的隐忧 (40)
5. 教育：强国的天梯 (52)
6. 体育：永不言败 (67)
7. 宗教：上帝的影子 (79)
8. 哲学：心灵深处的革命 (92)
9. 文学：主题先行 (107)
10. 音乐：心灵的颤音 (118)
11. 节日：民间的风景线 (136)
12. 图书馆：知识的宝库 (151)
13. 博物馆：名物纷繁竞芬芳 (166)
14. 日常生活：日耳曼风情 (179)
15. 汽车文化：光环之下的阴影 (191)
16. 图书出版：强国风范 (204)
17. 图书销售：百花齐放 (216)
18. 纳粹文化：被打开的《辛德勒的名单》 (226)

报刊：没有掌声的事业

讲起世界报业的历史，谁都不会忘记一个德国人的名字——约翰尼斯·古登堡。就是他在15世纪中叶独立发明了金属活版印刷术，使文字以从前手抄本无法比拟的速度传播开来。这种能够快速复制原稿的新技术很快传遍了欧洲大陆，成为“为精神发展创造必要条件的最强大的杠杆”，当然也赋予了世界报业以全新的生命。当时，德国马上就拥有了欧洲最发达的印刷产业，率先发展起印刷报业。但由于种种历史的际遇，这位近代报业的先驱还没有来得及听到世界的掌声，便开始了在命运中的苦苦挣扎。

早在手抄本时代，德国就已有奥格斯堡“福格斯金融交易所”的手抄报《福格斯新闻》，因为它信息灵通，制作考究而在欧洲闻名遐迩。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又有像《土耳其侵犯欧洲新闻》（1480，1482）和《巴西探险记》（1508）等类似新闻小说的印刷传单和刊登新闻的小册子散布在德国城市的街头巷尾。1586年还出现了德国最早的不定期报纸《德国特别新闻》。从1588年开始，奥国人艾庆每年定期在法兰克福一年两度的博览会上销售《博览会编年表》，直到去世。这被认为是德国最早的定期新闻书。1609年世界上第一份周报《观察》在奥格斯堡问世。当时每张只有一条新闻，随后各大城市如科隆、法兰克福、柏林、汉堡、莱比锡都先后有周报发行。同年，奥格斯堡还出现了另一种叫《奥格斯堡新闻》（Augsburger Zeitung）的报纸，“zeitung”一词由德文原意“潮汐”引申为“新闻”，从此被广泛

地用作报名。1615 年艾莫尔创办周报《法兰克福新闻》，每期都刊登了好几条消息，可以说是近代报纸的雏形，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家真正的报纸（1902 年停刊），艾莫尔也因此享有“德国报业之父”的美誉。1626 年德国的报刊寿星《马德堡新闻》诞生，到 1955 年才停刊，寿命长达 329 年。1650 年书商里兹赫又创办了德国也是世界的第一家日报《收入新闻》。1660 年世界第二家日报《莱比锡新闻》同样也诞生在德国……辉煌的创业史把德国推到了世界报业的前沿，然而迎接“新生儿”的却是无情的战争与重压。

1618~1648 年的 30 年战争，使新生的报业几近窒息。人民颠沛流离，不得温饱，哪里还顾得上读书看报；而战争中的政治宣传也多采用效果较为理想的攻击性短文和传单，以至于报纸几乎在德国销声匿迹。1648 年恢复和平以后，在分崩离析的国土上，各个大大小小的公国里才又有了一些期刊物的重生，但刚刚摆脱战争阴影的报业又被套上了封建的枷锁。

德国是欧洲封建专制最顽固的国家之一，封建政府出于本能地压制可以传播进步思想的传媒，新闻出版业一直处于封建统治的重压之下。1715 年普鲁士政府下令管制一切出版物，报纸的发行有相当严格的登记和审查制度；1721 年政府创办官报《柏林特权报》，内容极其枯燥乏味；1728 年各大城市出现官办的广告报纸，正刊是广告，副刊有商业新闻，而其它报刊则没有刊登广告的权利。这些制度一直持续到了 1848 年。其间曾因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政府对报业的管制一度有所放松。然而好景不长，西西里战争爆发后，政府又下令恢复并加强检查制度，对新闻不再宽容。这一系列的磨难，使德国报业发育相当迟缓，不久便落到了英、法、美等国的后面。

尽管处境艰难，但报纸并没有在德国消失，它们始终在狭缝

中寻求着丝丝曙光。虽说数量不多，却有风格上的突破。1688年克里斯蒂昂·托马斯在汉堡创办《每月论坛》，虽持续时间不长，却开了报纸文哲并重的先河，引得众人效仿。1704年沃西在柏林创办《沃西新闻》，腓特烈一世曾为之撰稿，在19世纪是世界著名的报纸之一，与《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齐名；1934年，它不幸毁于法西斯的铁蹄之下。1792年还出现了最早的民办广告报，是哈尔大学的校长路德维希创办的，名称是《哈尔每周广告报》。

此后，一场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带来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进步思想，唤醒了人们的希望。德国的一些报人不顾政府的禁令，开始宣传新思潮、倡导革命。1789年专门介绍法国大革命的报纸《全德新闻报》在奥格斯堡创刊。结果因此而触怒了政府，报业招致了更加严厉的打击。当时科隆城的《莱茵报》（1824～1843）算是仅存的几家自由派报纸之一，也是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早年笔耕过的地方。马克思为其撰写了许多犀利的文章，但也始终难以舒展拳脚。

直到1848年3月新闻审查制度被废除以后，德国报业才见到温暖的春天，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当时最负盛名的报纸可能是漫画刊物《闲言碎语》；经过马克思的不懈努力，《新莱茵报》又重见天日；而在柏林，俾斯麦则推出了一张极端保守的报纸《十字架报》。与此同时，自由派又有了新刊《国民日报》，民主派的《选民报》也应运而生。在科隆，迪蒙将他的《德隆报》办得具有某种自由主义色彩，成为当时最稳固的德国报纸之一。

尽管这个春天来去匆匆，但是报纸毕竟第一次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虽然还不能说德国报界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言论自由，但至少是获得了更为自由地谈论政治的权利。报刊发行量也与日俱增，

像金融方面的《法兰克福日报》就拥有十分广泛的读者群。到了1870年，德国报业虽不及法国报业发达，但已具备了多样化的特点，并拥有了自己的一批高水平的报刊。而在地域分布上，仍旧相当分散。

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刊已经深入了世界各国大众的日常生活。就在西方各国报业都相继进入黄金时代的时候，德国报业却仍然没有摆脱政府的控制。虽然有报刊法取代了审查制度，但事实上，当局仍对报刊实行管制，其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其它西方国家。因此，在德国始终没有出现足以反映1870年到1914年社会演变特征的全国性大报，反而由于各地的小报异常活跃，致使报业四分五裂，各自为政。这种分散状况恰恰为报业集团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19世纪末，一批大规模的报业公司开始出现，最著名的有乌尔斯坦、摩塞和谢尔三大报团。

1865年鲁道夫·摩塞创办《广告电讯报》，因为刊登广告而收入大增，报价也因此而降低，于本世纪初形成报团，拥有四家日报、四家周报、多家杂志、一家通讯社和一家广告社。1883年，报人奥古斯特·谢尔创办《柏林地方通讯报》，并在此基础上又办了多家报纸，形成报团，这是在德国出现最早的报业垄断组织。1898年，报人乌尔斯坦创办《柏林晨邮报》及多家报纸，并收购了有200多年历史的《沃西新闻》。在希特勒上台前，它是德国最大的报团。这些报业集团形成后迅速膨胀，1886年德国报纸还不到300家，而到1914年就已猛增到了2200多家。这时，随着大报团的兴起，德国终于出现了大众的廉价报纸，使保守的传统报业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折。1871年德国第一份廉价报纸在埃克斯拉夏佩尔问世，创始人是拉吕埃尔。接着各大报团便纷纷在柏林办起这类报纸，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柏林一直都是大众报纸的中心。这种